



普及科學知識小冊子

農家益友

FDG

58 (3)

467

0824

51

農家益友

第一冊實價八百元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版

編著者	施白南
出版者	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
發行者	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三八號
發行所	廣益書局
總經銷處	通聯書店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

農家益友

施白南

益鳥，就是對於農家有好處的鳥，馮大媽說：公鷄會打明，母鷄會生蛋，肉又好吃，毛也可以作鷄毛帚。鴨子呢？叫的聲音是不大好聽，到處拉稀屎，是有點討厭，可是牠也會生蛋，肉也好吃。鵝吃的多，可是牠的蛋也大些，肉也多些，我看只有這三門，對於我們莊稼人，有好處，相那些麻雀，偷雀吃掉我們的穀子，糟蹋倉房；老鷹、烏鴉那些偷臘肉，咬鷄娃更是討厭。還有百靈、金畫眉、紅頰、八哥、鸚鵡、黃雀那些鳥養



在籠子裏，吃蛋和牛肉，耽誤了很多人的工夫，把一些人養成一種遊手好閒的脾氣，也不能算是對人有好處。鷄鴨這些鳥，學生們叫牠們爲家禽，牠們原來也是野生的，同現在的野鷄野鴨一樣，對於我們的好處，沒有現在這樣多，經過我們代代祖先的慢慢馴養，才有現在，後代人不要氣，只知道養些四喜安春一類的玩耍鳥，不幹正經的，如果下點工夫，把鴿子家燕養馴一點，不是也可以給兒孫們留下一點恩德麼？

是的，馮大媽的話一點也不錯，我們是真不要氣，祖先發明了，種五穀雜糧，我們一直到現在，還是種那些，而且有時還趕不上祖先們種的好。祖先遺留下的鷄鴨鵝，我們到現在，還只是養這些，其實世界上的鳥有一千多種，中國就有五百種總該養一兩種呀。現在我想揀幾種。說明牠們對於農家的好處，我們雖然不能把牠們養成相鷄一樣，也該加意保護，使牠們在自由生活中，不受人侵害，爲農家好好服務，依照這些鳥的習慣，分成下列各組：

（一）吃害蟲的鳥

有人說，鳥類對於農家的好處，有不可言喻的偉大，假若今天的世界，沒有鳥類，

全世界的莊稼和樹林等，要被害蟲吃完，根據昆蟲學家毛森兒的觀察，一隻鶯，每秒鐘，能吃蚜蟲八十九個，接連不斷的吃，每分鐘可以吃一千個。家燕整天在空中飛，張開大嘴吃的害蟲更多。就是人人討厭的麻雀，在生小鳥時，也大量的吃青蟲。英國人布郎，檢查了一百八十隻鷄的胃，發現在大鷄胃內有一百萬隻昆蟲，小鷄胃內有兩千八百隻昆蟲，因為各種昆蟲生活的地點不同，所以吃蟲鳥的生活地點亦不同，某一種鳥，常吃某一種蟲，是相當一定的，所以鳥類常隨了昆蟲之有無而遷移，家燕春來秋去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在科學進步的國家，把這些研究的非常清楚，並且由國家訂下狩獵法，不許打這些鳥，特別為這些鳥，佈置好產卵的地點，使牠們多多生殖；在自然界有吃的東西時，任其自由取食；在沒蟲可吃的時候，還要特別準備配好的食物，不讓這些鳥遠走高飛。我們中國有些菓園裏養鷄，稻田裏養鴨，也是有道理的，同外國人在樹林裏，為鳥造巢一樣。鄉間的老人，認為燕子到自己家裏住，是風水好，不讓小孩子們害牠，麻雀在生殖時，不讓小孩們毀牠的窩，說是害了燕子和小麻雀，會瞎眼睛的，其實這完全是迷信，這完全是保護鳥的意思，小孩們不懂得大道理，只有用這些話恐嚇他們。

在樹上吃蟲的鳥：有些害蟲的幼蟲，如同蝶類和蛾類，牠的幼蟲，有的在蔬菜葉上

，有的是在樹葉上。凡是在樹上吃蟲的鳥，牠的身體多半是弱小，足爪伶俐，動作靈敏，便於在枝葉間穿梭來往，能在小枝大葉上停留；嘴是薄而尖，鼻孔的附近有毛，一方面保護了自己的鼻子眼睛，不被毒蟲所害，一方幫助了嗅覺，尋找害蟲之所在。這些鳥在春夏秋三季最多，冬天就到南方更溫暖，小蟲更多的地方去了，有些在冬天不走的，也改吃草子，或土內雜蟲。我們常見到的如同綉眼、柳鶯、七姊妹、大些的如同黃鳥、畫眉、杜鵑、馬伯勞、白頭公；更有專吃樹幹內蟲的，像啄木鳥，花噴打木等。

在水裏吃蟲的鳥：有些害蟲生活在水裏，也有些害蟲的幼蟲，在水裏生長。水鳥們就專吃這類的蟲，有些是嘴長、頸長、足長、尾巴短，能在淺水裏步行，如同白鷺、青莊、水鷄、董雞、仙鶴、夜娃子等；有些是嘴扁，脚扁，能在深水處游泳，如同鴨鵝，水葫蘆之類。更有些在地邊，田坎及溼地上吃蟲的，如同水斑鳩、石膏、河鳥及點鳥水、鵲等。

在土裏吃蟲的鳥：許多害蟲，在過冬或孵化時，藏在土裏，有些鳥相鷄、斑鳩、安春等，生有健強的足爪，專能掘土尋食。所以凡是有害蟲的地方，總有鳥類來吃的，但是為甚麼，我們中國年年有害蟲呢？當然天生萬物，各保其種，如果我們大量的，合宜

的保護鳥類，以後的害蟲，一定會少些。

（二）吃草子的鳥

野草最容易生長，我們莊稼人最清楚，天旱時正經的糧食要死了，牠還活着；下雨後，正經的糧食，又沒有牠長的快。牠把土中的肥料吸完了，把太陽光又遮蓋了，結果弄得收成不好。雜草的種子極多，如果完全仗了人力剷除，簡直會把人忙死。有些鳥幫了這個忙，專吃草子，比那剪草除根，還來得痛快。據畢士說：英國有一種樹雀，可吃八百七十噸草子，就是有害的麻雀，在冬季，也吃掉很多草子。凡是吃草子的鳥，多喜羣居，前年我在蘭州，遠望到一棵棗樹上，結滿結疤，走近一看，才知是麻雀一羣，在冬天結羣找草子吃的。西北是有一種山麻雀，飛來時千百成羣，發出來的聲音，就相刮大風一樣。我們最常見的吃草子的鳥，有百靈、椋鳥、斑鳩、兩頭忙、鷄同喜、鵲、烏鴉之類，這些鳥的嘴多成堅硬的錐形。

偷雀害倉穀，麻雀害要成熟的雜糧，這個責任不能完全由鳥負；人類懶惰，防備不週，亦有不是處。所以嚴格的說來，這兩種鳥，倒是吃雜草子最有功的鳥。

(三) 吃肉的鳥

有些野物死掉後，在野外晒着，在水裏腐爛着，放出難聞的味，生出許多的病菌，我國人不大講衛生，常把宰房裏的腸腑，隨便拋掉，任其腐敗，這樣不但不雅觀，而且會引起許多的傳染病。有些鳥，如同烏鴉，老鷹專門吃這些東西，爲人服務清潔。鄉村的空氣常比城市內新鮮，也是這些吃肉類鳥的功德。還有貓頭鷹，鬼登閣一類的鳥，喜歡在夜間活動，爲人殺野鼠，吃毒蛇；鷓鴣和隼梟一類爲農家殺麻雀；更有經過訓練後，爲人工作的，黃鷹可以捕兔子，魚老鴉可以捉魚。直接間接對於農家，都是有好處的。

(四) 可供食用的鳥

鳥類的肉，滋養，味道又好，又好消化，尤其是吃穀子的，和雜食的，比方各種鷄類。食肉的鳥肉，味道比較差點，有一種特別的臭味，並且又有寄生蟲，我們認爲烏鴉的肉是酸的，老鷹肉更酸，鴨肉只好吃湯。其實這也因地不同，廣東人就愛吃鷹肉，並

且中醫認為貓頭鷹的腦子，可以治頭痛病。雞肉、鴿子肉，還有一些野生的斑鳩、安春、秧雞、野鴨、雉等，到處受人歡迎。除掉一些胎裏素的人，世界上沒有特信教的人，都吃這些。黃燜雞、童子雞、龍鳳門、公保雞，都是中國聞名全世界的大菜，在抗戰期間，一位公務員的牆壁上有一張雄雞畫，上面題道：「一隻雄雞三千元，饑煞可憐公務員，有朝一日勝利至，青蒸紅燒下白乾。」可見雞肉對人的誘惑了。其他一些可吃的鳥肉，只要配製合法，一樣的好吃，「山珍海味」這「山珍」就是除掉一些熊掌野獸外，還有一些香菌，再有就是這些野鳥了。農家住在鄉下，隨時都有享用山珍的機會。外國人常把一些可吃的鳥，養在山林裏，使牠繁殖，按時獵取。中國西康出的一種白馬雞，肉與蛋皆好吃，美國人就把它帶到美國飼養，在抗戰前就有馬雞蛋在上海高價出售。如果中國農家，早知道這回事，不是早就可以這樣作了。

鳥蛋的好處，更不用多說了，生理學家們說：一個人一天吃三只雞蛋，就可以保持住身體的現狀，比吃三大碗米飯還好些。可供蛋吃的鳥很多，一般最常吃的是鷄鴨鵝和鴿子。董雞蛋，和斑鳩蛋亦好吃。在海島上，常有大批海鳥蛋，中國沿岸許多的小島上，都有鳥蛋，在青島附近的農民，每年春季，常結隊駕船到海外採蛋。我在大公島上，

採過恨虎蛋，產量真多，如果此事加以提倡，加以保護，對於沿海居民，也有不少幫助。鄉間的老太婆們，常養兩隻母雞，又吃蛋，又賣錢，又把家裏殘米吃去，又把附近的害蟲吃去。水塘裏養鴨養鵝，屋椽上養鴿子，都是同樣的道理，真是一舉數得呀！

（五）可製工藝品的鳥

許多鳥類的羽毛，可利用其色彩美麗，作成各樣的裝飾品，在非洲有駝鳥的毛可作女人的冠飾，中國的翠鳥羽亦可作衣飾，首飾，白鷺的毛可以作武官的帽纓，雉雞的尾巴，在古代即作大將的冠飾，現在唱戲的武將，仍然在用，公雞的毛可作轎夫的帽頂，孔雀的毛更為名貴，有的插在花瓶裏，佈置客廳，有的戴在帽子上，向人炫耀。

有些鳥的羽毛，因其輕而硬，可以製成扇子。中國各地，有各地的羽毛扇，諸葛孔明那把羽毛扇是最出名的。最宜於做扇的，當推各種鷹的毛，鷄毛亦有用的。鴨子的絨毛柔而暖，可製鴨絨被及鴨絨枕，四川內江為有名的出產地。古代用鵬的毛作成鵬翎箭。鷄的毛可做鷄毛帚。可刷洗銅器，又可製運動用具，如鷄毛毬，羽毛球等。

（六）鳥糞的用處

鳥類對人類是處處有用，只是因為有些鳥，不如鷄鴨與人接近，所以用處也不及鷄鴨之多。你看就是完全野生，與人很少相見的海鳥，還給人類造了不少的福利。世界聞名的，智利硝，就是在南美洲智利國多年積下來的鳥糞，可以製造許多化學品，並為肥田粉之主要原料。中國南海外亦有這種鳥糞，就是現在同法國爭執的西沙羣島，海鳥成千成萬的，在數千年中，在海島上落下，排出的糞堆積成了一個地層，也就像我們農家的鷄鴨和鴿子糞一樣。多年不開花結實的菓木，或者特別荒的土地，只要加上些這種肥料，就會變好了。

鳥類的好處，真是一言難盡！我們中國每年都在鬧蝗蟲患，毛蟲災，把莊稼吃光了，有一年南京中山陵園的松樹，竟被蟲吃了大半。中國人不在科學上想辦法，修些蟲王廟，祭祀蟲王，那如多養兩隻鷄，保護有益的鳥，來得省事合算呢？西洋各國訂有國法，指定某些鳥類，在生殖期間不許獵取，犯者受罰。那相咱們中國，有人收買白鷺的毛，就會把白鷺打得幾乎要絕種。北方人爲了捉紅顏，常把大豆和蕎麥地，糟蹋的不像樣

。迷信夜貓子的叫聲，就會把牠打死。只顧個人的小利，一時的喜怒，就任意殺傷這些農家的朋友。真不應該，也真糊塗。

治牛瘟

方 白

貴州三合縣有個劉來富，年紀四十一二歲，娶妻吳氏，生了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一家五口，佃了些田，還養着一頭水牛，居然算是小康之家。原來貴州這個省份，有三句形容得好，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分銀。」平常鄉下人連一件新衣服都穿不起，貧苦的種田人家那裏能夠養牛？這劉來富還養得起牛，自然算是小康之家了。

劉來富這人，忠厚，勤儉。每日裏早起晚睡，上坡下田，十分辛苦。兒子和女兒，歲數還小，幫不上什麼活計，只有家裏的老婆，田裏的水牛，不停的操作，幫他這份日月，十幾年來，就像是他的兩隻臂膀一般。因此他不但在夫妻之間感情很好，便是看待那隻水牛，也如待人一樣，愛護非常，飲水餵料十分細心；每逢孩子們帶着牛出門放青的時候，也總要多少囑咐幾句，怕的是孩子們貪圖玩耍，耽誤了牛的水草。

一天，劉來富趕場回家，坐在屋裏，刁着一支竹烟袋，皺着眉頭，沉悶不樂。吳氏見了，問道：「場上有什麼事嗎？還是保裏又派什麼款子呢？」劉來富道：「保裏倒沒

什麼事，只是聽趕場的人說，這幾天牛瘟鬧的很兇，各處死的牛太多了。」吳氏聽了，也是一驚，忙道：「咱這硃砂場也有死了牛的吗？」來富道：「還沒聽着說。」吳氏道：「快看看咱家的牛，有什麼沒有？」來富道：「看過了，好好的，沒什麼。」吳氏道：「那麼你先別就發愁，咱們小心一點就是了。」

從這以後，劉氏夫婦每天一早一晚總要把那隻水牛仔細查看一遍，又囑咐孩子們，放牛的時候不要和別家的牛到一起。過了幾日，平安無事。不料外邊的風聲却漸漸壞起來，今天張家的牛病倒了，明天李家的牛病倒了，得的病却都是肚子發脹，拉稀屎，一模一樣，鬧得硃砂場養牛之家，人人不安。這牛瘟一鬧，把個獸醫胡二發了利市，他那門口的架子上邊，每天不斷的綁着病牛，不是灌藥，就是扎針，忙個不亦樂乎。

來富夫婦都替自己那隻牛担着心，生怕惹上牛瘟。吳氏更在牛棚裏每天燒三炷香，禱告牛瘟菩薩不要光臨。不料，一天早晨來富起來看牛，忽見地下流着一灘稀屎，心裏猛的一驚，看那牛的肚子，似乎有些脹大，再用手摸摸牛頭，也覺得有些發熱。登時兩口子都忙亂起來。吳氏口裏不住的唸道：「怎麼好！怎麼好！」來富道：「有什麼法子，找胡二去吧！」說罷，唉聲嘆氣的牽着牛走了。

來富牽着牛，翻了兩道坡才走到胡二那裏，到了胡二門前看時，架子上正綁着一頭牛在那裏灌藥。來富不說什麼，叫了聲：「二哥！」胡二抬頭一看，道：「怎麼？你的牛也病啦？」來富「咳」了一聲。等架上那隻牛灌罷藥牽走之後，胡二便把來富的牛仔細看了一下。來富問道：「是牛瘟嗎？」胡二道：「不錯。」來富道：「這幾天看好了多少？」胡二道：「唉！劫數劫數，你知道畜牲也有劫數啊！老菩薩要收牛，人有什麼法子！我不過是盡人事聽天命罷了。你的牛病還輕一些，來，綁上，綁上，灌一劑藥吧。」胡二說罷，就同來富照樣把牛綁在架子上，灌起藥來。來富心裏想：「輕一些，也許不要緊。」胡二忙了一陣，灌完了藥，來富就牽着牛回來了。走在路上，心裏老想着胡二的話，「劫數，劫數。」他不明白老菩薩為什麼要收牛，收了牛有什麼用處。他又想上次趕場時有人說過，八寨那裏有一個家畜防疫處，會給牛馬豬羊治病，還給打針呢。可就是請他們治的很少。他想：「那一定是洋藥，洋藥總沒有中國藥好，老菩薩要收牛，洋藥也沒用吧！」

來富回到家裏，把胡二的话對老婆講了一遍。兩口子爲這隻牛連飯都吃不下去。他們相信胡二的话，都盼望一劑藥奏了效，牛的病就此好起來。吳氏也把燒香的次數加多

了。無奈事不隨心，牛的病不但沒有減輕，反而加重起來，不肯吃，不肯喝，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身上又起了斑點。他又牽到胡二那裏灌了一劑藥，還是無效。眼看著遠遠近近已經死去七八頭牛了。急得來富祇是咳聲嘆氣，對孩子們直發脾氣。

來富到牛棚裏去看牛，見牠臥在那裏，呼氣吸氣都很困難，停一會兒還咳嗽兩聲。兩個孩子到前邊看了看，忽然一個說道：「爹爹！你看！牛哭啦！」來富上前細看。果然那兩隻眼睛裏流着眼淚。來富心裏一陣發酸，他想對牛說：「你是我的老長工，你不願意死，我更捨不得你！你死了之後，我埋了你，連皮也不剝，我決不虧你！」想到這裏他不由得也掉下幾滴眼淚。

忽然，劉來富又想起了八寨的家畜防疫處，心裏一動，忙走去和老婆商議道：「明天我牽着牛到八寨去；那裏有一家會治牛馬病的什麼防疫處，他們用的是外國藥，咱去試一試。」吳氏道：「什麼外國治法，我就不信，眼看這隻牛已是不中用了，胡二都沒辦法。你別亂花錢。」來富道：「我也不大相信，不過，看着牠死，我心裏難過。咱們是『死馬當做活馬醫』，那怕就是治不好呢，我也算盡了心。」吳氏雖然不願意，但見丈夫決心要去也就不再阻攔了。

第二天，劉來富牽着牛走了四十多里路，才到了八寨。問來問去。找到了防疫處。進門一問，只有一位先生在家，就是處長，姓袁。來富見了袁處長，便把他那水牛患病的經過說了一番。袁處長仔細看了看牛，說道：「你來的晚了些，不過還有辦法。」當下取出幾樣藥來，餵那水牛吃過，然後又取了一隻帶針的管子，在管子裏裝上藥水，就在牛的大腿上打了兩針。然後對來富道：「你牽着牛回去吧。不要拿藥錢，等你牛好了以後，來這裏說一聲好了。」

來富牽着牛回家，邊走邊想：「倒是這外國治法省事，就是不知道靈驗不靈驗。」回家以後，吳氏問道：「花了多少錢？」來富說：「人家不要錢，說是等着牛好了以後再說。」吳氏道：「不要錢？賤價沒好貨，不要錢的藥也怕不靈吧！」那知過了一夜，牛便不喘了，又過了幾天，牛肚子也小了，也不拉稀屎了，真的漸漸好了起來。來富吳氏，十分歡喜。吳氏便對丈夫說道：「人家不要藥錢，咱們也應該謝謝醫生。」來富點頭說：「我也正想這樣。」拿了五塊錢，便上八寨去了。那時是一九四〇年，五塊錢還有點用處。

到了八寨，來富一直走進防疫處，見了袁處長說道：「袁先生，我那牛好了。袁先

生說不要藥錢，想是怕治不好，如今既然好了，我特來送幾個藥錢。」說罷就把五元的票子拿出來，要給袁處長。袁處長說：「好了也不要錢的，你收起來吧。」來富再三不肯收回，袁處長却再三不肯接受。後來來富沒法，想了一想說道：「袁先生！你不能白替我治牛，你不在乎這幾個錢，可是我心裏過意不去，請袁先生喝杯酒吧，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，袁先生千萬賞光。」袁處長道：「請客的事，我更不能答應，謝謝你吧！」

劉來富見袁先生執意不收錢，又不去吃酒，真是作了大難，坐在那裏，呆了半天，忽然像是想起什麼似的說：「袁先生，你是嫌錢少吧？」袁先生見他這個樣子，便說道：「既是你一定要謝謝我，我倒有個法子。我們這裏給牛馬豬羊治



「。有沒了好，牛的我看看們你」